

藤本敬一先生	107
车厢座	110
安心孵蛋	113
玻璃蜗牛的故乡	117
觅得桃园好寄情	120
如今时兴叫老师	126
俗语沧桑	129
公园里的汽车	132
非字当头	135
足够的冷静	138
别怕崴泥	141
消化自卑	143
盛年知寂寞	149
未成功人士	152
酷撕拉	155
兑现承诺	158
不要逃避陌生	161
大鸟居	164

目录

· · · · · 过路道的心情 · · · · ·

寸进时代	167
象脚袜	170
像豌豆那么大	174
圣女果	176
契约墙	181
站着吃面	188
美其名曰	191
中介畅谈	195
肥胖的流浪汉	198
“摩登新秀”	201

第三辑

雨

夜

乱

弹

雨夜乱弹	207
事实沉默在时间里	210
能够善良	214
李安缺席	216
性格何时无悲剧?	221

摇呀摇，摇到镇锭桥	224
“泛东方”想象	230
反乌苏联电影	239
反乌国产老片	243
反乌日本电影	247
反乌“短篇电影”	252
反乌东欧电影	256
反乌电影文学剧本	260
反乌《海之歌》	264
反乌往日影院	267
龙来了	271
文学三岔口	281
狼·蟒·牛·猫	288
在类别的边缘	292

第四辑

大

家

来

写

心

大家来写心	315
雪地风波	317
许仙的伞	320
摩登小家庭	322
心语萝	325
心理美容	327
读童话的刑警	330
宫岛勺子	332
记雷不记雨	335
怀念吕果	338
阿姨，还是大姐？	341
凌乱一点才是家	349
水汽氤氲	352
顾盼神飞	355
红发女郎	360
清冷香中抱膝吟	363

写在前面

这本集子里有一篇《非字当头》，写时还不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阮光页先生会策划这样一套“非常话”随笔丛书；我们虽都并非英雄，却所见略同，这可见我们所处的时空，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人群，都切盼着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话语出现。我不敢说这本集子里的话语都那么“非常”，不过，所分为的四辑内涵并非那么规整，沉重时可能让读者扼腕喟叹，轻松时却又可能令读者莞尔一笑，至少有数篇，或许是道出了我不能道出的、独特的意绪；我期盼着有的能引起读者共鸣，有的则能引起驳诘与反弹。至于为什么用“过隧道的心情”来作书名，我想读者不妨先翻读那一篇，也就明白了。

感谢编辑，感谢读者。我也感谢自己——非常辛勤地记录下了自己在“隧道”中的生命体验。我将继续写下去，因为，必须保持非常敏锐的感受能力，在灵魂深处酿成感悟，陆续地涌出，生命，才具有切实的意义。

刘心武

1999，初春，于绿叶居



第一辑

珍

藏

激

动

早场电影

我上初中时，每逢星期天，学校总组织大家看早场电影，新片要交一毛五分钱，复映片只需交一毛。我是每回必看的。看完电影，第二天中午在教室吃带去的盒饭时，我还特别爱复述电影里的故事。如果看的是打仗的片子，则会边讲边用手比成机关枪，一阵抖动，嘴里嗒嗒嗒发出密集的“枪声”，有时还会模仿片子里坏蛋中弹歪倒的神情……可是大多数同学也都看过那电影，对我的复述模仿不以为然，只有大牛听得津津有味，我也就更多地讲给他听。

我比同班大多数同学小两岁，大牛比同班大多数同学大两岁，所以他跟我站到一块，实在不像是同班同学。我这人发育上滞后，上初中时还是小头小脑的，用四川话说是还没有“长登”，大牛却已是人高马大，同学们有时叫他“牛大块”。我刚从四川到北京时不懂“大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是形容人胸肌发达。大牛的块头似乎并不是体育锻炼铸就的，他家境贫窘，每到寒暑假，他都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挣来的钱，用来交学杂费和买课本、文具。有同学星期天看见过，他拉着一辆自制的小轱辘车，到城根去捡别人丢弃的白菜帮子，弄回家煮菜下饭。星期天的早场电影，他自然从来不看，他既没看，爱

听我讲，我也乐得给他细细道来。这样，我们俩的关系，也便密切起来。

我在家里，跟妈妈说起学校里的事，有时便会提及大牛，讥笑他居然连早场电影也看不起，还给家里捡白菜帮吃。妈妈起初只是正告我：不能讥笑家境比自己贫困的同学！后来有一回，我自己的课本弄丢了，把大牛的课本借回家来用，被妈妈看见，她吃了一惊。因为大牛为珍惜那得来不易的课本，用捡来的硬纸壳，将那课本精心地改制成了精装，翻开里面，绝无乱涂乱划的痕迹。妈妈便对我说，应当向大牛这种精神学习！并说我和大牛在一起，她是放心的。

一次班上文娱委员又收早场电影费，我竟破例没交，被大牛发现。放学后他便问我为什么这回不看，我向他坦白：我把向妈妈要来的电影票钱，用去吃了一碗炒肝。那家卖炒肝的小铺子刚在我们学校胡同外开张，我实在经不住那香味的诱惑。我妈妈是最恨我花钱乱吃零食的，所以，我不能跟她说实话，当然更不能再问她要买电影票的钱。大牛听了，闷闷不乐。

可是临到星期六放学时，大牛告诉我，他这回要看早场电影，并且还给我也买了一张票。这可把我高兴坏了！我们俩约好，星期天一早，我去他家找他，再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大牛家在我家与电影院之间，而且从我家到他家那段路相对还要长些，总得走个二十多分钟。星期天一大早，我匆匆出了家门，刚拐出胡同，忽见蒙蒙的冬雾里，凸现出大牛的身影。原来他迎我来了！我俩高兴地会合，有说有笑地踏着人行道上的残雪，朝电影院而去。一路上车少人稀，到了电影院，人家还没开大门呢……

那天看完早场电影，我还想约大牛去什刹海的冰上跑跑，可是他不能去。他这才告诉我，买电影票的三毛钱，他是预支的，他马上得去城根的一处工地铲沙子，人家答应他，干足六个小时算三毛钱的工钱。

这事过去有四十多年了。初中毕业后我继续在城里上高中，大牛去石景山钢铁厂当了学徒工。那时没有地铁，石景山对城里人来说是个很远的地方，我们竟从此失去了联系。前天我路过那座原来常去看早场电影的建筑，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字古怪的家具城。忽然一阵甜蜜和惆怅的情绪交融在我的心臆。在岁月嬗递中我失去了什么？积淀下了什么？……难忘的早场电影啦！

大東百合

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用望远镜细观台上，不是紧盯着王子和白天鹅，而是逐个地扫描那些配舞的天鹅，除了“三大天鹅”、“四小天鹅”外，还有若干毫不能令观众特别瞩目的“众天鹅”。而在她们当中，当舞姿“凝固”时，也还有排在前列与隐在后面的区别。于是从望远镜中注意到，在最后面，一位天鹅双腿优雅地分立，头颈微偏，双手兰花般交错于翘起的裙裾上，身影与其他天鹅同样的美丽，在耐心地作为暗景中的“绿叶”，以衬托主角王子与白天鹅在追光中的“红花”怒绽。随着乐曲的流动，众天鹅也开始缓缓变换姿势，于是我从望远镜中，清晰地看到了那只排列在最后的天鹅的细部。她的眉目，精心化妆后依然掩饰不了徐娘真龄，转动时，显露出锐瘦的锁骨，以及背后同样“锋利”的肩胛。可是，她虽隐于最后，却也满脸凄恻，浑身是戏……乐音陡变，众天鹅如风中白莲般翕合旋舞，转瞬我已不能再找到那位资深的舞娘……

我的思绪，飘出了《天鹅湖》所设定的故事，只把那乐音，权当作我内心喟叹的回响。我一时所关怀的，不是什么王子与白天鹅的悲欢离合，我在猜想，那位资深舞娘，她有着怎样的个人命运？当年她献身芭蕾这一“残酷的艺术”，不惜脚趾流

血、苦练虚脱，一定怀着充当舞台追光下的白天鹅的美梦。她曾圆过这个梦吗？也许，若干年前，她确曾是众星所捧的那个月，可是，时光无情，后生可畏，她渐渐地，先是让出白天鹅这一主角，再让出“三大天鹅”之一的位置，又让出了第三幕中的西班牙舞等短暂“抢眼”的位置。在演出的说明书上，从“挂头牌”，到名字列于后面，到隐入于“本院演员”的模糊概念中……也许，更残酷的是，她竟从未跳过主角，终其一生，也只是充当“绿叶”，并且总在“亮相”时，隐于最后一列，身姿不像主角，把兰花手交错于翘起的裙裾上……每当那个时刻，她都能化入剧情之中，而不“走神”于自身命运的吟唱么？

给整台演出所献的花篮，固然可以算是也含有她的一份，但那整把的鲜花，是只献给主角的……我心中有个冲动，演出结束后，单给她，这资深的舞娘，献上一大束丰满的百合花……我把望远镜递给旁座的朋友，请他注意那位宛转于舞台暗区的资深舞娘。他先是莫名惊诧：“看她作甚？”及至看清了，咂舌道：“天哪，这老天鹅，还舍不得退出舞台，跳个什么劲儿啦！”我接过他递回的望远镜，觉得透心地凉……不是朋友错了，不能怪他刻薄，甚至于，他那真实的直觉与非功利的直率，恰恰道破了人生、人性、人际的某些底蕴……可是我想哭，不独为那资深舞娘，也为了天下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人生，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出了剧场，花亭还在营业，我买下一大束昂贵的百合花，紧紧地拥在自己胸前……

姐弟读书乐

我读初中时，姐姐已经上大学了。我和父母住在北京，姐姐是在哈尔滨上大学。因此，每临近寒暑假，我就盼姐姐回家。

放假了！姐姐回家了！我真是快活得不得了！记得我学会了在墙壁上“贴饼子”，就是两手撑地，把双腿往上甩，牵引身体倒竖，把一双脚落到墙壁上；姐姐刚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她眼前“贴饼子”，希望她发出惊叹声。可是姐姐一点也不夸赞我，还批评我用鞋底弄脏了墙。后来，我又学会了完全不用墙壁支撑身体的“竖蜻蜓”（或称“拿大鼎”）。姐姐一到家，我就得意地倒立着，在她眼前走来走去，姐姐也仅是淡淡地夸我两句，使我很是败兴。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姐姐回北京过寒暑假。姐姐除了帮妈妈做些家务事、跟中学老同学聚会，以及用妈妈的一架老式的手摇缝纫机给自己做新衣，就是看小说。我记得，有时候，她甚至除了吃饭、睡觉，几乎一直斜躺在床上，倚着被褥、枕头看小说，可以说，看得昏天黑地！我们的父母，对子女一贯很温情，尤其是对子女看书，只要看的是好书，那么就纵容。比如说姐姐那么样地一看小说竟看上一整天，爸爸妈妈绝不干涉，更不会催她去做什么家务事。姐姐如此这般地看小说，不

跟我玩了，我当然不高兴，有时就跟她捣些乱。比如在她旁边发出怪声呀，假传爸爸妈妈的“圣旨”，让她去做某件事呀，可是大都收效甚微。她依然津津有味地只顾读手中所捧的书，而且，她还会忽然命令我，让我给她送杯茶，或让我把她的梳子找出来递给她，以便梳一梳倚靠中搞乱了的头发。我虽嘴里嘟嘟囔囔，实际行动上，却很乐于为她服务。

姐姐读小说的嗜好，很快地，传染给了我。记得有一天，姐姐的中学同学约她出去玩，我便到她床上枕边，翻看她读的那些书。结果，好像是一本《简·爱》，意外地吸引了我，我竟趴在她的床边，一页页地读了下去，直到她玩完了回来，我还在那里读。

那时，作为一名初中生，我原来读的，大体上是些少儿读物，如美国童话《绿野仙踪》，苏联童话《哈哈镜王国历险记》，意大利童话《洋葱头历险记》……当然更少不了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除了童话和民间故事，那时我喜欢读的小说有苏联盖达尔的《铁木儿和他的伙伴》、《远方》、《蓝杯》、《鼓手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以及那时《少年文艺》杂志上刊登的一些短篇小说。当然，也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少数成人读物。是姐姐，通过她的假期阅读，把我正式引入了成人读物的天地。记得那时，一般是她先读，然后我接过去读。所读的，大体上分三类：一类是苏联长篇小说，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茹尔宾一家》、《钢与渣》、《青年进卫军》、《虹》等等；一类是外国古典名著，如《大卫·柯波菲尔》、《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卡斯特桥市长》、《安吉堡的磨工》、《贵族之家》、《复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一类

是中国古今名著，如《红楼梦》、《家》、《骆驼祥子》、《死水微澜》等。那时像《青春之歌》等后来风靡一时的当代长篇小说还没出现，所以我们读当代长篇小说不多。渐渐地，我们姐弟也就读过的小说，很随意地交换些意见，当然，姐姐免不了笑我幼稚，我也免不了跟她抬杠犟嘴，但“开卷有益”，在独自默思与相对笑谈之中，也就体现出来了。

初中生读《红楼梦》、《复活》这一类的文学作品，是否早了一点？我个人的体验是：只要阅读动机是以渴望了解世界、人生为主，又有年长的人加以指导，初中生读这样的文学名著，并不能算过早。现在的初中生即使在寒暑假，也难得有时间读“闲书”了，我以为这种局面应予改变。现在城里的初中生，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但同学之间，其实也还是可以结成我和姐姐那样的“读伴”，在共同吮吸好书精华的活动中，使心灵变得丰富而美好。